

对 决

关品方
二零零六年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目 录

目录	2
楔子	问君缘何起杀意	5
第一章	忘年之恋	
第一回	天涯独自寻芳草	8
第二回	游遍芳丛醉东风	11
第三回	红颜命薄古今同	13
第四回	护持惟恐伤娇小	16
第二章	天伦之绊	
第五回	命蹇时乖奈若何	19
第六回	贫贱夫妻百事哀	21
第七回	婉转娥眉能几时	24
第八回	纵我留君聚亦苦	26
第三章	成长之路	
第九回	傲骨嶙峋岂无因	29
第十回	无悔峥嵘岁月稠	33
第十一回	岂道今朝结父仇	36
第十二回	千山独行毋相送	39
第四章	异国情缘	

第十三回	勇闯前路走东瀛	42
第十四回	姑娘十八一朵花	46
第十五回	我未成名卿未嫁	49
第十六回	狭路相逢勇者胜	52
第五章	一代枭雄		
第十七回	此讎不报枉为人	55
第十八回	谬识愚忠误骄儿	58
第十九回	败战归航何堪问	62
第二十回	卷土重来卫国魂	65
第六章	国色天香		
第二十一回	如胶似漆意绸缪	69
第二十二回	援助交际情何堪	74
第二十三回	情浓如酒永不休	77
第二十四回	情海翻波三人行	80
第二十五回	哀莫大于心已死	84
第七章	恸哭家变		
第二十六回	花残月缺有前因	88
第二十七回	钗分镜破有裂痕	91
第二十八回	剑气纵横志待酬	94

第二十九回	父子亲情何太淡	97
第三十回	他生缘会更难期	100
第八章	手足情谊		
第三十一回	惆怅旧欢如春梦	104
第三十二回	东瀛诡惑话扶桑	107
第三十三回	一番心事向东流	110
第三十四回	执子之手相偕老	114
第三十五回	难酬蹈海亦英雄	117
第三十六回	沧海桑田可问谁	121
第九章	旧事拾遗		
第三十七回	一失足成千古恨	125
第三十八回	此恨绵绵无尽期	129
第三十九回	对决无我亦无中	133
后记		137

第三章 成长之路

第九回 傲骨嶙峋岂无因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山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一九六六年

志轩躺在床上看「三国演义」。他记得小时候曾在乡间看大戏班演出，锣鼓行头唱做，虽简陋但不失堂堂大戏。当时共产党对文艺的控制还未十分确立，况且是在乡下，也仍容许一些旧戏如斩颜良、斩韩信之类在过节喜庆时上演。还记得那颜良走了出来，花面甲冑如龙飞在天，手执大刀挥舞。他舞过一回之后进去，便出来关羽。关羽在锣鼓紧催中，也不舞刀，而惟是横刀勒马，好一派神威勇武。志轩从小就心仪关羽。跟着关羽的马前卒一人，作控马之势，抑纵腾绰，铜钹锁呐震天轰响，十分吃紧之际，只觉真有一匹千里赤兔马纵声长嘶，无人可近。戏台下一片声喝采。志轩坐在最前面，也随众欢呼雀跃。如此舞了一回进去，再出来就是曹兵连败，颜良嚣张地到阵前挑战叫阵。关羽与曹操在小山上，站在张着的伞盖下观看。关羽声若洪钟，咬字念白：「以关某视之，取颜良首级，如探囊取物耳。」而曹操捋须侧视，又惊又嫌，又敬又恨。志轩耳际响起的的的砰砰砰一叠连声锣鼓频催，当时虽年纪还小，但已隐约地觉得那关羽身留曹营，而心在汉室，此岂是显能之时？宣之于口徒惹曹操疑忌。因此印象甚深，日后每临大事，都偶尔会想起有所警惕。至于韩信，他惟记得吕后骗他到未央宫，峻使丞相萧何力数其罪。那时韩信密书教叛军用兵形势，书被萧何截获，出示韩信与之对质。韩信见了物证，心中慌乱，但表面上不动声色，凛然说：「天下何时何事都可成可败，惟惜韩信寡谋。我仰观天俯视地，天地不杀韩信。中观世人，世人不杀韩信。我若不带有几分反叛，也不是我韩信了也！」这段念白，志轩也记牢在心中。日后每与人起争执，都偶尔会想起而自我辩解、自我安慰。

上周在校内就发生过一件令志轩羞愧不已的糗事。过去几年来，志轩在校午饭无钱，往往静悄悄一人跑到后街横巷买几只隔夜面包和着水龙头的生水囫圇吞下充饥。为了节省几角钱电车车资，他经常徒步中环荷李活道住处往返铜锣湾校址，每天来回共花二小时以上。暑假时也不稍暇，在工厂做暑期工，不外是塑料或五金之类的山寨厂那些外判工序。而当日在校合该有事，不记得下午有什么集体活动，一大群同级同学中午时到饭堂排队买饭共膳。志轩如常仍旧买回来几只隔夜面包，因要利用午课前的时间把功课做完下午交缴，匆匆返回坐在课堂一角，一面啃着一面专注作业。那群同学回来，磕磕碰碰之间撞到志轩肩臂，手中半只面包掉在地上。平日志轩已有点不可解的自卑，这时不知道为什么，满面通红耳根发热，也不是单为比较午间人家吃什么自己吃什么，只感到无端的落寞和羞惭。平日与人相交，他已自感疏离，如今同学们起哄，难禁一些人的出言讥讽 ---「吃

什么来着?」「做什么功课?」「干嘛不理睬我们?」「拿奖学金有什么了不起?」「穷学生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不都跟你一样吃面包!」七嘴八舌嚷起来,志轩感到有点百辞莫辩,暴怒之下,起而挑战。随手拿起搁在一旁的半块木书桌台面,凶巴巴地叫阵,比赛谁能用空手道把它劈裂成为两块,「其它事情什么的多说没用!」同学们畏缩不敢迎接志轩突然间爆发起来的刚烈和如狼似虎的挑衅。志轩为了表示勇猛过人,脱下衬衣,露出前臂的肌肉,以空手道的方式力劈木块数次,但不成功。同学们的起哄已演变成为看热闹的怂恿支持,欢叫着为他呐喊打气。志轩想起关羽斩颜良那段戏,身内或许更流着近似韩信那反叛的血液,干脆把那书桌台面搁在地上讲台与课室地面的级差处,用脚去踩。正闹得不可收拾,刚巧孙老师经过,厉声喝止。几个叫闹得最凶的同学早就逃之夭夭,余下的围观者依旧围观,只剩志轩呆立当场,被老师痛斥毁坏公物,破坏风纪,并命令志轩下课后到教务处听受处分。同学们一哄而散,向志轩喝倒采。志轩满脸通红,羞愧得无地自容,一面还要哑忍手掌肿瘀的痛楚。他实在伤得不轻。

志轩在床上掩卷低回。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非常怨恨。香港这地方住不下去了,他想。然后,他又想起父亲几年来久无音讯,起初还船公司每月有工钱交到母亲手里,父亲虽书信杳然,但知道他在有证明。然后母亲收到船公司通知,说父亲到美洲某港口后似已跳船出走,事隔三月无消息因而按惯例把他开除。这晴天霹雳,母亲好象守口如瓶多年才向他和他大姊帼娆诉说。当时帼娆已出来做事,每月工资全数缴交母亲养家。志轩暗恨自己渐渐地由于过份节俭变成刻薄寡恩。他自恃才气不凡,渐渐地变成对愚者弱者也吝啬无同情。这种惨淡的环境他真呆不下去了。这念头孕育后不断在志轩的脑海中发酵多年。在他念大学预科那一年,偶然在报上看到日本政府教育部有留日奖学金条件不薄,他就瞒着家人同学不假思索去试。当时东南亚的年青学生大都不起赴日留学的念头,这奖学金条件好,多少有历史上的原因。战后的日本要培养一批亲日派,选择从培养留学生入手。志轩心想,起码可为母亲省回自己的一笔生活费。他要学习关羽的自负和韩信的叛。可惜志轩还是想偏了,因为这一走了之的做法,实与父亲推卸责任的所作所为无异,对不起含辛茹苦的母亲。可惜志轩当时没有这样想到。

志轩和一个同级同学王达荣十分要好。那天志轩从教务处出来,抬头见达荣站在走廊转角处在等他。志轩趋前还未开口,达荣一看志轩的神色,心头大石放了下来。果然听得志轩解说着:老师虽严词责备,但对他表示「谅解同情」,只数落一顿没有进一步的处分。达荣知道,该姓孙的老师因平日素知志轩家境清贫,但刻苦努力求上进,虽行径偶嫌怪僻莽撞,但志轩心底的本质实在不坏。志轩当时紧咬嘴唇垂低头,一脸倔强不作任何解释,虽心中有悔意,但碍于脸面却「宁死不屈」。想来孙老师的不为己甚,对志轩而言是好是坏实在难说。达荣心中虽然这样想着,但并未宣诸于口。达荣心想,这样无限制的逞强不知退让,将来志轩要栽跟斗的,他早晚会害了自己。达荣只希望自己看错,希望这种情况将来不会发生。

达荣和志轩这两年来一同到工厂做暑期工,互相时有知心交流,对不少事情「英雄所见略同」。不过,达荣好读书成绩好,受同学爱戴老师中意。他近来读中国现代历史、读浮士德、读红楼梦、以至社会发展史、苏东坡诗集、饮冰室文集与「宋六十家词」。志轩一向不大看得起人家用功,但独欣赏达荣的读书,甚

至羡慕他日常校内做各种杂事，活跃校际活动，各方面都显得志气清坚有条理。他的光阴好象没有一寸是浪费糟蹋的。达荣也不去想到要做大事，只是对社会上各种事情关心得有点过了头。他亦不愤世嫉俗感情用事，而只是与别的同学少作「无益」的往来。年青人都各具独特的骄矜傲慢有棱角。在志轩的眼中，他对达荣所谓有益无益的诠释有点不可解。但他惟与达荣亲近，想来与达荣能耐心聆听他的聒聒不无关系。

志轩申请日本政府教育部的奖学金，经过两个多月前后三次的笔试面试，农历年过后不久，竟被通知获取录，且三月底就成行。这是多少年来志轩成功争取到惬意之物的第一次。在他而言，虽二十岁不到，已饱尝人生挫折，往往所愿不能实现。因此深深体会到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的苦谛，如今自然喜出望外，心中早就决意一试，不再深思熟虑，遑论衡量轻重成败得失，以至对家里人特别是母亲的什么影响，或者母亲会有的什么意见。年青人的一意孤行，在志轩身上，特别能够说明什么叫做性格决定命运。当时他想，此番出国，若不能飞黄腾达、学有所成，是决意不再回来的了。志轩第一时间通知达荣，并倾诉他对留学生活的向往。他简直亢奋澎湃，有泪如倾。达荣替志轩大为高兴。他自己也早就憧憬出国，有闯天下的豪情壮志，朦朦胧胧地想要经国济民、学习历史上民族英雄或革命志士那种「去留一剑答君王」的踌躇满志和意气昂扬。

志轩当天晚上和达荣在校园对过的维多利亚公园内绕着球场边走边谈一直到夜深。两人相约日后不论环境遭遇有任何变迁，友情不变永远不相忘。达荣谈起留学日本的鲁迅，逸兴遄飞，并以此激励志轩。「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他正色对志轩说道：「不论你对你父亲有什么不快的想法，他对你和你弟弟显然甚有寄望，为你们取的名字饶有意义。」志轩无言，良久才低喟：「也许你是对的。父亲一生坎坷且命运于他无情。他虽缺乏对家人的承担，欠负我母亲尤多，但他所处的时代，颠沛流离满街狼犬，战时的忧患是那样的真，他大半生一路受惊吓，而他又不是坚强的人。」其时他父亲已恢复与家里的联络。跳船后他辗转跑到纽约市的唐人街，凭着一个地址一个名字终于找到战前已到当地的一个远亲。他是庆鹏的堂叔，好象有唐餐馆和杂货店经营，生意还算稳定。庆鹏就逐渐安顿下来。他寄给妻子仁珍的信，长达千言，万分羞惭愧疚，字里行间念来令人动容。为此家书，志轩和母亲两人多少个深夜反复看着，只含泪相对无言。父亲后来也断断续续地有寄钱回来。虽然天各一方相见无期，在仁珍的心怀中想是早已原谅了丈夫。人世于善恶之外，别有亲情难以言喻。志轩冷眼旁观，知道母亲在窘境之外，别有豁然。志轩惟敬重母亲。

志轩柔肠百转，对达荣表示自己为了改变命运、改变环境，虽心内千万个不情愿，也要暂别母亲。「埋骨何须芳草地？英雄无处不青山！」可是在这样一种慷慨的襟怀之外，总是心内有愧咎。如果父亲没有抛妻弃子远走高飞，何至于程家今日？志轩言下对父亲十分不满，到如今五、六年过去仍感愤愤不平。达荣不敢随便答腔附和。他当然敬重好友的母亲，但自己与志轩的父亲记得只有过一面之缘，且涉及人家父子情感纠葛，实在不宜妄加置喙。在达荣心中，隐约地觉得志轩虽口中对母亲表示心亏和歉疚，但客观上他们父子容或五十步笑百步。在沉默中他决心不作评论。事涉志轩个人命运的转折，任是好友也有临界点难越雷池。

达荣后来回想，悟到志轩心中郁结难解，是由于总觉得世人欠他。乱世情意漂失，他便于身不亲，于人不亲，也于世不亲。从旁人眼中看来，他倒成了个落落难合郁郁寡欢的人。达荣这样随和，又不忍对志轩妄加谴责。想来鲁迅恐怕也是难相与的人。古来志存天下、成就大业之士，亦是与市井之徒和草莽中人能肝胆相照才得共举大事，他们大都是虽不得见容于侪辈中人，但是能与天下人为知己。志轩的从小狷介，最后因为情感上屡遭挫败而日益愤世离群，这中间恐怕只有达荣能对他多有顾惜、理解和同情。

第十回 无悔峥嵘岁月稠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似黄梁梦，辞丹凤。明月共，漾孤篷。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

一九六七年

志轩自从那次在校内与同学起争执被老师责备后，变得有点离群独处落落寡欢，他一方面恃强好胜，另一方面有自尊和自卑的混合情意结。少年十五二十时，正是气血方刚勇悍往前冲的人生阶段。因此，他自然地选择了学习空手道。这时候他已找到两份家教，零用钱可自给自足，空手道的制服他付得起。

有一次偶然经过同级的另一班课室，同学们都下课回家了，他走进去无意识地察看一番，在室内墙角的储物柜内发现一只小提琴匣子。他心中一动留意住了。想不到以后一、两周偶尔走过、室内无人时打开柜门一看，那只小提琴还在那里。志轩终于忍耐不住，次天故意课后在校内流连，直至确定老师同学们都离开了之后，跑进去拿起那只小提琴匣子，然后一溜烟从学校侧门出走急忙返家。他心内压不住砰砰乱跳。毕竟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地处心积虑要偷东西。

抵家后急急忙忙打开一看，赫然发现那小提琴的几条弦线早已断掉而且琴弓一端也已松脱。志轩多年来渴望参加的，除了学校的足球队和空手道之外，就是小提琴班和剑击班。他对小提琴的音色有一种莫名的倾慕。那如泣如诉的弦音令他感到心灵的激越有共鸣，觉着有人格的提升。至于剑击他是一贯地以古代豪侠自况，最欣赏的历史人物是荆轲及田光。他也会以薛平贵和岳飞为榜样，上马杀敌为国捐躯战死沙场，为了千古留名万世流芳。他最熟知的一首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有这样一种豪气干云。

因此，这十天半月他想着是否要偷东西，有几个晚上想歪了真有点辗转反侧。他要找一个小提琴老师好好地向他学习，那怕是要苦苦哀求也要请他收费便宜点。可他就偏偏忘了为什么物主会把这只琴弃如敝屣，又或者为什么这些时日旁人都不起贪念。所以，当他看到这只烂掉的小提琴时，登时面色刷白，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颤，随即又满脸通红起来，浑身变得灼热难耐。他为自己的贪婪感到羞愧，也为自己的愚蠢感到悲哀。这些日子的焦灼期待原来没有结果。他一下子像被人当头棒喝，又或者像被一盆冷水照头淋下来。古代豪侠那会这样委屈猥琐？他跌坐在地上，双手捧着头埋在两膝之间。幸好这件事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此刻清醒地明白到：物主肯定不打算要修理它，早就放弃了的。修理它肯定化不来。事实上他也没有多余的零钱把这只提琴修理好。次天他特别早起，重又把那只提琴带返学校放回原处。这事情原也没有什么。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它在志轩的记忆中特别深刻难忘，以至于日后凡遇到乐器什么的，这小事情又会浮

现在志轩的脑海，硬是要他重复体味一遍这种难堪的惭愧和尴尬。

暑假期间他到工厂上班做暑期工。这事他和同窗好友达荣一道，互相有照应。工作时间很长，而且重复性的工序显得枯燥。但这就是生活，总要冷静地面对。他唯一觉得不习惯的，是与其它成年的长工格格不入。不但没有共同的话题，简直有时候他们可以到了粗鄙不堪的地步。广东式的市井脏话，骂人的、戏谑的，好象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志轩全都学会了。塑料花和塑料器皿，不断在脚踏手摇的过程中被铸造出来。这么多人困处在工厂大厦之内，空气混浊而且噪音很高。达荣和志轩每天都数着日子。四十五天不休息不停顿地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可以挣到半年左右的零用钱。这样辛苦还是值得的。这种暑期工，志轩共做了三个暑假。最后的那一年，他记得是中五会考之后，他十八岁。工友们的口头禅是所谓大碗酒大块肉。要喝玉冰烧一种南方的米酒。要吃大块的烧肉那倒真是好吃。然后是一周之内总有一、两个晚上他们要到湾仔的「红灯区」找女人。那些漆上红色绿色的木窗户，敞开着挂上一些鲜艳的汗巾褰衣什么的就是。工友们当然也有纯朴的一面，但酒色财气始终是志轩留在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他们说白天就求两餐，晚上就求一戳。真是形象得可爱，坦白得令人发噱。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必芳草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是志轩经常挂在口边的四句激励自己的短诗。那年青而激扬的岁月，既有汗水又有欢笑；而更多的是在成长过程中的荒诞。志轩有一次经不起大人工友们的揶揄怂恿，和达荣再加上几个「肝胆相照」的同学，约好了联群结队去九龙城寨看脱衣舞和小电影。这是一次难忘的人生体验和阅历。多少年后志轩在日本东京的新宿或浅草，以至吉原、川崎等地涉足风月场所时，其震撼性还远远不如十八岁那年的出征。他还记得，有两个同学临阵退缩，在最后关头还是没敢进场。志轩和其它大伙人进去了，漆黑一片好几排坐着的都是焦灼地有所期待的雄性动物，几乎空气里都可以嗅到精液的气味。刚进来的都要先买票，然后被堂官吆喝着坐到被指派的位置不得有违。志轩不习惯那种野兽似的眼光从四面八方投射过来，在自己身上巡视。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因为他刚坐下不久，又另一小批观众乞乞缩缩地走进来了。这回倒成了他在这些人身上眼光滴溜溜地转。因为这样枯坐等着，心内躁动不安，又没有其它什么可做。终于这种赤裸裸无保留的电影放完了，各人显然都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带位的又再来回呐喊着：「已买票的人拿票来，没买票的人拿钱来。」然后又听见监场的冷不防来这么两句，训斥着观众：「日求两餐。妈的，夜求一戳。」电影之后是脱衣舞。这是志轩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女性的全裸体。她俏生生地站在台上，长头发梳向前盖住了大半个脸庞。高潮是她遮掩着下身的双手慢慢地向两旁挪开。志轩终于看到他心中期盼已久的纤毫毕现，真是乌黑一片的浓丛，像盲人的黑。但另一方面，理智在告诉他，这女人过去的身世、眼下的遭遇以至将来的命运究竟如何，可能是一段悲惨的血淋淋，不忍卒睹、不堪闻问。于是，脱衣舞也演完了，几十人站起来，大都一哄而散，重回那阳光灿烂的午后的街头。志轩留意到有一部份人留下来还有下文。这当然是尽在不言中。志轩想着刚才那个在台上的女人将要怎样。但他实在对她爱莫能助。他对这个社会有着无比的怨恨和愤怒。他认为路见不平应要拔刀相助。可是他难道不是这群观众的一份子？他刚才还不是和他们一样，有着贪婪的欲望和饥渴的眼神？

这青葱而浪漫的年轻岁月，在志轩的印象中不可淡忘。他偶尔会想到，如果他和父亲互相能够多有沟通，对于自己的成长会否有点好处？这是一个假设性的、简直是绝望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在这一大段成长的年月裏，他最需要父爱时却最缺乏父爱。他只能够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走，那怕是一拐一拐、跌跌碰碰地匍匐而前。

志轩记得，也是在那一、两年间，香港好象一下子变了天。他少年时在乡间碰到过的所谓革命的激烈行为，不知道为什么，竟然重又发生在自己身边。这一次好象还有点科技，因为土制炸弹真真假假，不知道那颗会爆炸开来。这是觉醒的年月。校内也有激进的学生反对外籍校长和老师，据说是为了要反对殖民地的奴化教育。有一段时间，志轩觉得父亲远走高飞或许真有点先见之明，可是他又痛恨父亲独善其身抛妻弃子。不管怎样，在志轩的眼中，这些激进的同学们真是天真得可怜，他们不知道共产党的厉害。志轩和达荣平日就谈得来，这下更日以继夜地与好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志」热烈地关心着社会国家大事。他们这才从蒙眬中逐渐对于周遭发生的这一切，从启蒙、探索到各自持有一己之见。这过程就是新陈代谢，也是今古兴替，更是他们的峥嵘岁月和无悔青春。志轩是所谓「过来人」，在他的襟怀中，对于国家民族，始终激情之余带有怀疑，因而对所谓爱国主义有保留。不管怎样说，好象共产主义的阴影又复移近。他考虑是不是要远走高飞。

前后几份家教之中，他特别喜欢住在西环联合书院附近那一对兄弟。他们为他们补课，不外是中英数三科，他们也不是跟不上，只是这两兄弟性格沉静内敛，不大适合制式教育。这家主人叫沈澄，好象是文化界的。他特别对志轩有好感，彼此慢慢稔熟了后，鼓励他到外国留学。沈先生是苏浙人士，有极高的学历，但好象不获港府承认，只能在杂志社任职。而他似也甘愿。志轩每到他家，两兄弟总是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正襟危坐地等候他的到来。而他们的一位姊姊，年纪与志轩相若，梳着两条辫子打扮得清爽漂亮，每次都会亲自为志轩捧上一杯清茶，对他嫣然一笑，然后退回房间不再现身。志轩最期盼的，就是每次可惊鸿一瞥地见到她。但他自己是所谓忧患之身，实在不敢有什么非份之想。他只知道她闺名叫「燕飞」。他毕生难忘沈燕飞递茶给他的时候，那如葱管一样玲珑透剔的十指纤纤，仿佛有好几次他前臂碰触到她的衣袖，令他神魂颠倒。志轩课前课后喜欢在沉家附近蹓跶，也不知道是否希望遇上这位心仪的佳人。他每在楼头的檐下小立，看着庭中的一棵大树，它根壮干茂，挺拔地在那里迎着世人。而志轩就感觉自己像蛟龙离了水。这豆芽恋就像春梦一样了无痕迹，只有无边的惆怅和惘然若失。而志轩升读大学预科后，听从沈先生的意见，几经周折偶然地找到日本政府驻港的文化馆，知道他们教育部有奖学金，于是一心一意去申请。

第十一回 岂道今朝结父仇

年少因何有旅愁，欲为北上更东游。一条雪浪吼巫峡，千里火云烧益州。人生何处不离群，父子干戈惜暂分。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

一九六八年

达荣刚从社会福利署青年工作组的团体活动回家，志轩的电话就跟来了。他们还刚分手没多久。志轩在电话里说得匆忙，说是他的邻居朋友叫石锦满的出事了，大批警察在他们家住的那栋楼宇上下搜查，叫他快点来，一块商量看可以为锦满做些什么。

达荣匆匆赶到后听志轩的叙述，原来锦满的爸爸被发现跌死在后楼梯地上。尸体被人发现后报警，警察到来调查逐层逐家逐户搜证后，追查到锦满家。不知道为什么，警察把锦满的妈妈带返警察局要她协助调查了。达荣到志轩家里时，警察大队人马早已撤离。锦满和他的弟妹共三人，在屋内都显得目瞪口呆。

达荣常到志轩家相约出游，因此与锦满一家人也算认识。从他的观察和听志轩偶尔说起，他知道石父酗酒不务正业，一家人很不安宁。锦满和他们年纪相若，顶多大他们一、两岁。弟弟比他们略小。妹妹美莹还刚进中学。石母却是难得的一位慈母。由于彼此毗邻而居，她和志轩的母亲仁珍很谈得来。她不懂做衣裳，只能在家中接一些零散的手工，例如穿胶花或剪鞋样什么的，帮补家计。所谓远亲不如近邻，他们两家人在母亲们的带领下，有点患难相扶持似的惺惺相惜。而两家的男主人一个离乡别井做海员去了，另一个却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这样比较起来，志轩觉得他和祖母、姊姊、弟弟及母亲五人相依为命，还是比较幸福的吧。石父经常动不动打人骂人，左邻右里都不胜其扰，有点怕惹上他。他又晚间于酒后往往高声地大放厥词，粗言秽语不堪入耳。这次意外跌死，志轩内心毋宁暗自为锦满庆幸。可是，当他和达荣走过去要与锦满三兄妹攀谈，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时，却感到他们神不守舍手足无措，甚至问非所答而且目光闪烁神情不安。起初达荣还以为他们受不起这种突如其来家变的打击，后来慢慢地变得有点狐疑起来。

次天他们在学校碰头，不免提起这事但毫无头绪。没想到过两天后看到报纸上登载说，警方已落案控告锦满的妈妈谋杀亲夫。看情形似是她杀死了丈夫后把他从高处推下来，制造他自己酒后失足跌死的假象。听志轩说，这几天警察局方面调查人员到锦满他们家搜证过好几次，看情形这案件就是一桩典型的「妇人谋杀亲夫」。可是，达荣和志轩都不能释然于怀，因为他们同情锦满的母亲。估计如果真是所谓杀人，也是由于死者饮醉后失控引起争斗被石母误杀的吧？

志轩对这件事有很大的感触。他对锦满，悲痛地感到爱莫能助。眼看着这个

才十九、二十岁的青年由于这种家庭的突变要辍学、要出外找工作挣扎着肩负起沉重的家累、且要经常到拘留所去探望身陷法网的母亲，而锦满他竟咬着牙一声不吭就这样默默地逆来顺受；志轩惻然地感同身受。

到后来这件案子开审。志轩关心地追看报章的报导，果然那案情一如所料。报载：「妇人泪盈于睫、承认误杀亲夫。」原来当天晚上，石父在外面喝酒后返家仍嫌不足，翻箱倒篋地逼迫着他的妻子拿钱来要再出外继续买醉。石父早年在码头做搬运工人。为了出卖力气挣钱，在寒冷的季节往往要几杯米酒下肚，才扛得起近百斤重的白米、面粉什么的。多年以来形成酗酒的习惯，身子垮下来了再不能做苦力，但这酒瘾已是不能戒掉了。也许是由于生不逢时命途多舛，又或者是因为命蹇时乖屈志难伸，石父逐渐变得躁狂兼有病态。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意识上愈发变得自卑，同时也就变成一个发泄性的暴力狂。可怜石家的一家几口，就这样长年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之下。报纸上报导说，当晚夫妇之间发生争执后打斗，石父不慎跌倒在地，却仍然狠狠地双手勒着石母的喉咙不放。石母为了自卫，随手抓起一张折椅朝他头上猛击，想不到他就这样头破血流、一命呜呼了。她在惊惶失措的情况下，不暇细想把他拖到后楼梯间然后从高处把他推了下去。这究竟是误杀还是谋杀，要待案件聆讯完毕后，审结时由陪审团商议决定。

达荣变得关心石家三兄妹，比往常更频繁地到志轩家，可顺道探问锦满他们。锦满后来在中环找到一份信差的工作，收入稳定。弟妹亦申请到助学金可继续学业。约一年后案件审结，他们的母亲被陪审团判定谋杀罪不成立，但误杀罪成立。法官随于次日宣判石母七年徒刑。当天晚上，达荣和志轩到访石家与他们三兄妹一同吃饭陪着闲聊，算是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仁珍更特为准备了甜点作为夜宵。美莹当时还只十五岁，但显得伶俐有大气。她一般地默默在旁不大作声，但手脚勤快，有她在让人感到宁静祥和，引出人世间的各种好意。达荣很关心她的成长，衷心地希望她日后可幸福美满，在旁边默默地帮忙看守着她。这天晚上，她冷不防说过这么一句：「妈妈为了我们真是伟大。她为了我们能够做的她都做了。」当时在场的就只他们几个，没有大人。锦满有点震撼欲言又止，急忙地用眼色要制止他妹妹不要再说下去。志轩和石二弟在聊些什么，没有注意。偏是达荣听在耳里觉得突兀但不好追问。

这几年间，达荣的社会活动益发频繁起来。他先是参加了一个由社会福利署青年工作组为高年级中学生主办的「青年世界」的组织，其后更参与了刊物出版活动。那几年的学界生活真是多姿多采，不少关心社会国家大事的文社如雨后春笋，十分蓬勃。这真是百花齐放、年轻一代觉醒的年代。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志轩、达荣和锦满他们这一代都将会各有际遇，只是他们当时都自己不知道。当然彼此的家庭背景以至命运毕竟各有不同，但种种机会还是有的。达荣变得干练成熟，而且热情澎湃。志轩则老练深沉，有点独往独来。而锦满克勤克俭、显已收敛性情，接受现实夷然地面对逆境。

就在志轩离港赴日本留学之前的几天，三个约好了聚会，送别志轩。话题慢慢地涉及彼此的内心世界的时候，志轩和锦满都不约而同地流露对自己父亲的憎恨。达荣感叹造物弄人。相对他们而言，自己的家庭算是「正常」和幸福。锦满忽然泪流满面，垂首抽噎起来；说是非常想念狱中的母亲。上次探望她时，她显

然又再消瘦了点。达荣和志轩心内早已怀疑事发的当天晚上，是否锦满和他二弟两人和父亲纠缠起来，为了保护母亲免被袭击。无意间有人用折椅把父亲击毙。或许当时混乱慌张，锦满一时失手也未可料，因为打斗时彼此都没有分寸。由于事出突然，他们手足无措，让父亲的尸首在地上躺了一个晚上。次天黎明快来之前，或者他们由于没法可想，终于决定要把父亲的尸首抛下，看是否会以为是有人失足跌死。于是，兄弟二人把尸首拖到后楼梯口，搬越栏杆把它抛到后街地上。事实是否如此，达荣和志轩都不忍追问。后来警察怀疑石父不是单纯的失足跌死，验尸后疑点更多。想来石母在紧张关头，眼见丈夫已死，追悔已迟；现在大错铸成，唯有她一力承担。子女们年纪尚小，有美好前程。将来要是被判刑，只要不死，不论刑期轻重，好歹期望将来一家团聚，可过安稳的日子。天下间没有母亲忍心见到家庭支离破碎、子女遭逢横逆。锦满忆述那天晚上，石母泪流满面，向他们兄妹三人凄然叮咛，而门外警察已人马沓杂，拍打着铁闸「嘭嘭」地叫门。锦满覆述当时的紧张气氛，好象仍在耳际听得到大队警察那些皮靴沿着楼梯冲将上来时「习习」的肃杀声响，每一脚步声都仿佛重重地捶击着自己的胸口。锦满哽咽着答应母亲：「我会负起全家的责任，会好好地活下去。这是我对母亲你一生的承诺。这是命运只能面对，逃避不了的。」

志轩伸手扶着锦满的肩头，显得激动，斩钉截铁冲口而出地说：「要是我，这样不堪的父亲死不足惜。不怪你母亲。恐怕我也会这样！」他认为锦满的母亲一力担承，以至身陷囹圄，为此感到愤愤不平。此语一出，不仅达荣和锦满哑然，其实志轩本人也受惊吓。这是弑父，是大逆不道。三人都沉默无语良久。志轩有点后悔。自己的潜意识是否真如此憎恨父亲？他当时感到惘然。锦满迟疑着没敢搭腔，因为他这些年来心下实在感到悔咎。事件发生后的头几个月内他几乎晚晚失眠，脑海中重复着当天晚上混乱中抨击、拖行及抛弃的几个他毕生难忘的动作。他反复告诉自己，这大错铸成自己实在是无心之失。直到石母被判刑关进监牢之后，他脑中仍摆脱不了对死去的父亲各种过往的追忆。在他的心目中，父亲有其两面性。一方面他有酒醉后令人切齿的癫狂，另一方面他又仿佛有慈祥的一面 --- 锦满小时候很早就知道父亲做苦力挣钱不容易。因此，在「外人」面前，他觉得不应该糟贱自己的生身之父。他庆幸没有说出自己心底的秘密。虽然他怀疑自己早晚会不会总要向人倾诉。说不定这个秘密说出来后就舒服了，以后也就真可以永远保守这秘密了。他热泪盈眶，眼前一片模糊。达荣冷眼旁观，心内感慨良多。他想要说些什么合适的话，但当下真正感到辞穷。幸好这个时候仁珍和美莹过来说夜宵准备好了，请他们回到程家那边一块吃。美莹和仁珍相处得很好。在锦满的眼中，一方面觉得安慰，另一方面因此却更想念狱中的母亲。

达荣这段期间接触的朋友圈子益发广阔。这中间包括一些无政府主义、激进的马列分子。在另一个极端，他又与一批痛恨共产党专政的年轻人交往。有一段时间，他参加社会服务的工作营，在离岛替当地居民修桥筑路。青春的奢侈和浪漫从此铺垫着他日后多姿多采的的大学生活。这段日子里，志轩已远走日本，而达荣虽和锦满的社会活动范围不大相同，但他和石家并未因此疏远 --- 因为他渐渐地美莹萌生了爱意。

第十二回 千山独行毋相送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空将笺上两行书，天荒地老无人识。少年心声当擎云，谁念幽寒坐鸣呃。

一九七三年

志轩到日本后，经过头几年的艰难挣扎，没想到很快就有了成果。打从他得到学校的推荐，出任外务省东亚区中国部的特邀翻译后，不论生活上、学业上以至经济上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及改善。他的眼界开阔了，头脑也逐渐开窍。经济上他已有余裕，因而每月都寄钱回香港供养母亲和弟弟。在志轩的心目中，这只是责任未尽，因为他由于离家日久，已逐渐变得自我中心，而且内心郁结，变得对亲人无情。对于母亲，他是无话可说只是心存感激。对于父亲，他开始从冷漠变成憎恨。对于弟弟，他也一般地不喜。

在他的印象中，志辕太懦弱无大志。年少时，他们兄弟俩，还有母亲，仍滞留乡间等着机会赴港依靠早已偷渡到香港的父亲。那三两年间，有一次上学途中无端被一群十六、七岁的学生拦截戏弄，不为什么，只因他们是黑五类分子的后代。仁珍经常叮嘱他们兄弟，若碰上什么事情被人欺负，千万不要勉强出头，要尽早归家躲起来。可是那些人简直横蛮无理，除了谩骂之外，还动手要他们双臂伸直向后、同时向前弯腰低头，做出一个当时所谓「喷气式」，然后这些人还轮番狠狠地拍打他们的头颅和飞踢他们的臀部。有几个意犹未尽，扯他们的头发，拧他们的面颊，口中叫嚷着「打倒反革命的后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鼠生儿会打洞!」、「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志轩怒火中烧，平日仁珍的谆谆叮咛早已抛诸脑后。他终于忍无可忍，泪流满面跳起来叫喊着争辩，并和他们扭打起来。好几个被他的激烈反抗吓倒了，袖手不再胡闹。只剩下两个似乎是最顽劣的，和志轩拳来脚往厮滚在地上扭打。志轩以一敌二，最后鼻青面肿血流披面，被他们狠狠地按捺在地上不能动弹。他从不曾对地上的污秽看得这么真切。他的半边脸庞被一只鞋死命地踩着。眼前一队蚂蚁匆匆走过，自顾自营生对他漠不关心。他心内万念俱灰，感到自己的生命比蚂蚁也不如。然后他看到志辕在旁边跪在地上，不停地向他们磕头，抽泣着哀求这群疯子放过他们兄弟俩。志辕头都差不多磕破了，哀哭的声音也早已嘶哑。他还十岁不到的一个小男孩。终于这群流氓之中有人良心发现，咕哝着说：「时候不早了，我看就这样吧!」其中一人意犹未尽，应道：「那么，撒泡尿再走!」拉下裤子就这样渐渐地小便，把志轩和志辕两人的一头一脸都照顾到了。然后他们拍拍手，整理衣衫扬长而去，还忘不了抛下两句革命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兄弟俩爬起身来搂在一起抱头痛哭。满身的伤痕和污秽，相比心灵的巨大创伤，变得微不足道。他们的心被他们踩在地上，研磨得粉碎。但是志轩不认同志辕的跪地哀求。他宁愿被他们打死也不要饶。他亦不掩饰对弟弟的不满。归途中他忍耐不住，无端把心中的凄楚化成对弟弟的怨恨。他骂他懦弱，不会得帮忙加入打。志辕被哥哥这样责骂，或许觉得比较早前受到的屈辱更悲惨也未可料。

他的身子颤抖着，也不争辩，只一路低头流泪抽泣跟着哥哥走。在这可哀的年月里，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真是卑微到蝼蚁不如，而且在不可理喻的泛政治的低气压底下几乎无一幸免。

回到家里，仁珍一看他们兄弟俩的狼狈相，心都碎了，连忙手忙脚乱地替他们清洁整理，同时询问着事件的前因后果。志轩伤得实在不轻，但他长得较结实挨得起。志辕还小而且长得单薄，经不起惊吓早已尿湿了裤子。仁珍大略知道了事件的经过，含泪替他们兄弟俩包扎伤口。待一切稍为安顿下来后，她少不免薄责志轩几句，埋怨他为什么没有好好地照顾弟弟。这原也是做母亲的人情之常，对长子期望较高。志轩却受不了来自母亲的怨怼。他暴怒起来，身子发抖着，重又泪盈于睫，恨恨地说道：「干嘛我要被人欺负？好没来由的。有事怎么不兄弟俩一块和他们拼？死了算！可是他跪地求饶好不窝囊！为什么爸爸不理我们了？为什么志辕他乞乞缩缩地就像爸爸！我不要像爸爸！志辕你也不要像他！你们为什么都这样对我！」说着说着，他撕心裂肺地嚎哭起来。这次真是肝肠寸断，因为亲人竟不体谅。自此以后，志轩对志辕的偏见不减，以至于兄弟之间情如纸薄，心有芥蒂难消。

因此，志轩虽然经济上照顾母亲及弟弟，但一两年才返港一次，返港时也不愿在家里多留。他宁愿和达荣及锦满见面聚旧闲聊。及至志辕工专毕业后在建筑公司工作，可以照顾逐渐年迈的母亲，志轩和家里更形疏远。他自辩说是天地不仁所以六亲不认，因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宁愿浪掷此身，将亲属都归还天地，如此这般显得有点寡恩薄情。

而锦满却孜孜不倦地学习，充实自己努力向上爬。他变得沉默寡言，有时真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见面时，他们三人不时促膝谈到深夜，主要是听志轩和达荣的。但锦满的性格也不算孤僻，他只把自己深藏密封包好，一切私人感情以至家内琐事都全然不挂在嘴边。他是决意把内在的我，置于最隐蔽的心坎深处，无人可希望打开他的心扉。他奉母亲至孝，对弟妹照顾也是无微不至，这点与志轩大不相同，反较接近达荣温厚纯朴的作风。三人行而各有其独特的风貌及思想，又彼此交情甚深不存芥蒂。这其中之一的原因，恐怕是志轩和锦满都觉得自己欠缺父爱，有这种对父亲不满的情意结，因而同病相怜。彼此虽然都不宣诸于口，但「心有灵犀一点通」，因而相交相知成为莫逆。另一个原因就是达荣已爱上了美莹。几年下来，美莹长得亭亭玉立。她那明朗刚毅但温顺婉约的性格，深深地吸引着达荣。他们算是青梅竹马，而彼此相识以至如今相恋又种因于石家和程家是邻居，因此达荣后来和美莹有情人终成眷属，客观上这媒人就是志轩。达荣因此对志轩甚感亲切，有超乎一般朋友的情谊。

锦满后来以高龄学生自修攻读及自储学费，考进香港中文大学。他一步一脚印地往上爬，努力地充实着自己，把握着每一个机会。多年后他也成家立室，但决意不要小孩。这是许多年后当志轩向他们诉说他和广浩父子之间的苦恼事时，锦满轻描淡写地自我剖白的。他说：「你的这些都是劫难，不堪闻问。事实上我是老早决定不生小孩的。」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决定？长久以来，志轩在深刻地默默观察着锦满，觉得这岂不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他倒变得羡慕锦满起来。而达荣和美莹却又是另一回事。结婚这么多年来，他们也不刻意回避，但就只一个女儿。

这会否是由于志轩家庭的负面经验，令他的两个好友都逃避着不愿繁衍下一代？这又是尴尬的问题，饶是肝胆相照三人行，彼此都问不出口。

锦满和达荣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民族感情深厚，有家国之思。他们又与志轩略有不同，因他们都生在香港，其民族感情建基在对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的奴化教育感到不满。在大学时期，达荣碰上钓鱼台事件。他参加保卫钓鱼台的运动。锦满在一些文化社团的组织又颇为活跃，而香港是弹丸之地，因此两人在不同的场合都经常互有往来，加深了少年时期已建立起来的友谊。

锦满做事有毅力。他在九十年代后期参加了一个由数十人组成的登陆钓鱼台的旅程。当时社会轰动一时。他们航海的经验少，单靠船长和少数几个勉强称得上可当水手，好象准备还不那么充分，就约同传媒一道扬帆出海要宣示中国人对钓鱼台列岛的主权。海上风高浪急，这也不算艰苦。但船抵钓鱼台岛屿附近数十海里处，早有日本海上防卫厅一队驱逐快艇迫近四出兜截，阻止他们驶近钓鱼台诸岛。那些日本海军的快艇粗暴地冲撞他们这只老朽不堪的货船。日本又出动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他们通过扬声器反复播音，高声喝止货船不准驶近。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场面，锦满平生从未遇到过。同船的领袖有个叫邓育良的，年近五十，一脸英气。在这紧迫的气氛下，兼且传媒出于采访新闻的需要，频频追问他们这一群保钓英雄下一步计划怎样。他们这一群人严格来说都不曾见过这种近乎国际武装冲突的场面，有点方寸大乱。最后在纷攘中不知道是谁人出的主意，决定推选一小批人跳入海中畅游一番，藉此宣示主权。主意定下来了随即匆忙执行，原打算游泳后重新登船继而掉头返港，算是完成了一项壮举。但当时风高浪急，船长慌乱中警告说船只不会减速，为了避免漂流的颠簸与及慎防被日本快艇靠近施袭，因此若要下水宣示主权的话要从速进行。几个人于是把自己用救生绳绑好，然后从离开海面近二十呎的甲板上纵身跳下。八、九艘日本快艇来回追逐驰骋纵横，海面上汹涌的波涛又高又急，任凭勇士们多么熟识水性，全都被呛住了。货船又仍在向前驶，任是泳术精湛也力气全然使不上。结果他们一个个被先后槌吊返回船上时，轮到绑在最后面的一位，人们才警觉他早已遇溺奄奄一息，肚子胀鼓鼓的，里面灌满了海水。海面上的追截最后演变成日本海上自卫队紧急抢救他们几个遇溺的人。日本防卫厅的直升机停到货船的甲板上，急急忙忙把所有出事的、早已奄奄一息的下海者送到冲绳医院。可惜其中一人最后证实不治以身殉国。锦满参与了这一役，真是终生难忘。当他终于返回家中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仍会恶梦连连，像是仍然身处大海飘流不定。那浩瀚的海面、罡劲的海风和翱翔的海鸟，锦满在初秋的空气中惟感触体生凉，格外令人感奋。中华民族的浩气在这些民间壮士的英勇行为中得到体现。锦满为自己此行感到骄傲，也为同侪的意外殉难感到无比惋惜。这是后话不提。